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三年五月壬寅朔司天言日當食上避正殿不視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陰翳不見上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王濟乘間言於上曰瑞星

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會要四月二日周伯星見及是司天乃奏今從實録祥符九年四月庚辰事當參考　斯多時遣其安化郎將魯哩努來貢魯哩努病於館特詔尚醫視療及卒上憐之厚加賵給

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

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俟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宿衛及毋得攻刼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茍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

復奏

丙午命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修時政記每次月

十五日送中書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解鹽已來計司以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最多於民不便請減十分之四　詔悉除之

先是内帑歲出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及士衡為轉運使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上將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朝廷以為材故召令佐三司

士衡傳云上謁陵寢因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助京西故得度支副使按士衡除度支副使乃景德三年三月丙申謁陵寢幸洛實四年正月二日事本傳誤矣今畧加刪潤使不相牴牾

有王太沖者初以專經中第罷宜黃主簿赴選調命為流内銓主事擢授大理評事時知制誥楊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即封還詔書以為丞史之賤不宜任清官不聽既而太沖居職累歲無所裨贊丁未送審官院令釐務外州楊億本傳載太沖事與實録小不同今參取刪修初潤州造羅務工人舊限十二日成一匹及王子與為江淮制置使勒減一日日限既促工人不能充課歲終頗多笞箠上聞之謂左右曰貪功邀進之人為國生事豈可長

也乃詔復依舊限仍命劉承珪察京師庫務有類此不便事條列以聞　萊蕪監判官歐陽冕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自薦以姬旦臯夔為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日覽千字一句不遺由是促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諸詩四十首共限萬言題既出冕惶駭自陳止應賢良不應萬言幸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冕不敢復言至晡但成五論一頌共三千字既奏御上令問表中所陳條目冕伏躁妄之罪責授連州司户參軍冕盧

陵人也　左諫議大夫陳省華卒省華辯智有吏幹妻
馮氏性嚴訓諸子尤力堯叟既貴孝謹益不衰本富家
祿賜且厚然不許諸子事華侈堯叟掌樞密時弟堯佐
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
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客至堯叟等皆侍
立其側客多不遑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
人堯叟初拜以父在朝止封其妻而母但從夫邑封堯
叟表讓朝廷以彝制不聽省華卒既逾年上欲褒封其

母以閤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闋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為上黨郡太夫人後進封滕國年八十餘尚無恙

戊申詔河北轉運司及諸州軍每詔赦事關機宜者謹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洩　虎翼軍使李緒屯青州御下素嚴所部卒龎德自以多過憚其痛繩乃詣闕誣緒令小校繕兵器訪山川道路謀為寇盜上疑其詐遣閤門祗候侍其旭挾德至青州與通判魏昇鞫之且戒

旭事如不實即斬德以聞至則具伏矯妄且言本謂朝
廷不復窮詰緒亦云部下所告罪名至重非聖上明察
使得詳辨則緒豈全要領感慨雨泣旭具以聞上謂左
右曰大凡獄訟無小大須爲明辨免及無辜也又以緒
治軍嚴整即擢爲本軍都虞候知青州張齊賢奏旭擅
戮人上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
辛亥詔羣臣上殿奏事日不得過五班如事干急速者
詣崇政殿尋又詔閤門祗候以上任西北緣邊川峽廣

南監軍者聽上殿自餘有公事令實封以聞閤門詔在八月十三日令聯書之京東頗有羣盜依阻山河為民患遣使與轉運使張知白等相視所部州軍分為五路各置廵檢司令督捕之　府州折惟昌言威尼族大首領明葉從父星結族先為李繼遷所擄授白池軍主近密遣使諭明葉云德明雖外託修貢之名而點閱兵馬尤急必恐刼掠山界明葉以告上嘉之降詔撫諭就賜錦袍銀帶仍令本路常加守備　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

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邊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今方其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盛彊難制願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闕下復以河南為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癸丑詔國子監學官月俸自今並給見錢

丙辰詔東京赤畿知縣令審擇其人月給宜從優厚各

增其俸有差　詔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鏤板頒下又詔自今每遣使祈報悉給南海上等香以致精意給香前此矣今附見

戊午知樞密院事陳堯叟起復故官堯叟表請終喪不允　上封者言諸路巡檢當擇武勇心力彊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峽及衙前省職文資出身人領其事上謂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限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也會要以事繫十七日

衛州防禦使樂平郡公德恭被疾上再臨視見其羸瘵憂形於色其子承慶割股肉以食焉已未德恭卒上臨哭之慟贈保信節度使封申國公

庚申西凉府康古蘭家宗家咱隆當宗章畓等十族來貢　向敏中等言德明終未推誠恐難盡副元約但令遣長子親弟宿衛京師及貢結誓表章自今毋得攻劫内屬蕃部縱有爭競亦當奏裁如詔書所指三事頗為要切俟其親弟到闕并得誓章則先許五事悉願與之

姑務羈縻以緩爭戰可也上意許焉又慮德明空接續進奉肆其徼求在彼固無虧損而我漸失機會復賜敏中等詔令亟圖之并以邊臣及蕃部所奏德明迫脅攻劫事狀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縱不能給還亦當重作要約絕其後犯因促賀守文等入辭往詣敏中等面受詔書歸諭德明

辛酉撫州獻白烏詔還之給其道里之費

壬戌詔從行為盜非元謀造意巨蠹者並奏裁

癸亥斯多特遣使言蕃部多疾乞賜白龍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并求弓矢皆可之藥同而名異者令驛人辨說給付使者感悅而去乙丑又以斯多特所奏族帳李貝通等四十九人為檢校官充本族首領及郎將有差

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秔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請官糴十之三不許

先是三館職事官多不時進用及上即位郊祀止加階

勲故有累年官不遷者已已詔京朝官任館職自至道三年至今不遷官及衣緑二十年者悉以聞於是直集賢院宋臯賜緋魚直昭文館陳充直史館張復直集賢院李建中石中立皆以久次叙遷臯平棘人緩之父充成都人建中洛陽人也　渭州言容鄂克延家碩克威等族率三千餘帳萬七千餘人及羊馬數萬款塞内附詔遣使撫勞之賜以袍帯茶綵仍授結彭族首領實布格順州刺史充本族都軍主先是數大族者遣使詣鎮戎求

援將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皆猶豫不敢應知軍曹瑋曰德明野心令不折其羽翼而長養之其飛必矣即日領騎士出石門薄天都山凡再宿悉徙其族帳以還都鈐轄秦翰疏論瑋功有詔嘉獎

庚午河北安撫使何承矩等言昨准詔緣邊人户自修好後未復業者令安撫司招誘之臣慮北境猜忌以為招誘陷敵之人事體非便輙增水旱逃移等語使彼不疑上覽之謂王欽若等曰可諭承矩自今宣敕如有未

便非機宜急速當具事疾置待報欽若因曰朝廷比置安撫司固將招誘流民俾復農業而承矩等不能勤官思職兹又擅改詔文援漢汝南太守鼂皇柔及太常周仲居不收赤仄錢故事請罪承矩等上以承矩任邊有功特優假之

六月辛未朔詔川峽民為盜配軍者再犯至徒及情理難恕並部送出界配諸州牢城

壬申詔諸路部署司禁兵逃亡捉獲及首身所在州軍

不得裁遣並送本司

丙子夔州路轉運使薛顏上新徙夔州圖且言居民占射官地請令歲輸地課錢二萬三千貫又言城中創造官舍或侵民田詔地課錢特免一萬貫所侵民田具頃畝以聞當除租給直　禁諸路轉運使副諸州長吏與部内官屬結親違者重寘其罪

丁丑京東轉運使右正言直史館張知白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臣聞皇王之

道在乎戒謹休祥荐至則抑畏滋甚蓋懼亂者治必興焉思危者安必久焉昔之君天下者患不恤黎元之疾苦不知軍旅之勤勞奢侈無窮田遊無度聲樂不節政事不勤壅蔽不除諫諍不納凡此八患陛下悉皆無有固已超絶於百代矣誠能日新其德雖休勿休則瑞星不出臣亦賀鴻祚愈隆而青史增光苟異於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也自古以還仗富彊之基居隆盛之運怠於政事以啟危亂者不可勝數況今西

北二隅雖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屈膝稱臣欵塞內附則亦事異而禮殊矣得不慮哉上覽疏嘉納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特詔奬諭之 趙德明復遣左都押衙賀永正等來賀

戊寅詔東西兩川商稅鹽酒課利所納二分金宜罷之其願納者聽先是計司請令半輸銀帛外其二分入金上聞其地或不產故有是命 增開封府司録及六曹官月俸

己卯放河北修城軍士休息以暑甚故也　令諸路轉運副使所至揀閱州兵老疾者籍其數以聞

壬午除兩浙州軍稅鵝鴨年額錢

癸未詔通犀金玉帶除官品合服及恩賜外餘人不得服用內諸司使已下出入內庭不得服皂衣違者論其罪

戊子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

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苟罔辨是非一切頒布恐失重
謹之道上謂宰相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且事有可
否執政者所宜盡言無有隱也　詔三班院考較使臣
以七年為限嘗有徒以上罪者自赦後理年考課
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
為政旭避嫌不復釐事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
宰緱氏廉白有政績但以兄任宰弼遂使不用於時上
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

僚佐者旦以避嫌懇辭上曰前代兄弟並居要重者多矣朝廷用才不可以卿故使之淪滯旦曰必不得已且令主判南省閑司上復欲授三司判官又固讓上重違其意故有是命後數日旭引對選人上面賜緋魚謂旦曰朕失照管不知卿弟猶衣緑也

先是有詔知廣州凌策與緣海安撫使邵曄等同設方畧經度交趾事宜辛卯策等言黎桓諸子爭立各聚徒衆散施寨栅官屬離析人民猜懼頭首黄慶集黄秀巒

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來奔廉州乞量出軍馬平定交趾慶集等願為先鋒克日攻取臣等會議若朝廷允其所乞止發本道屯兵益以荆湖勁卒三二千人水陸齊進立可平定上曰黎桓繼修職貢亦嘗遣其子入覲海隅寧謐不失忠順令聞其死未能弔恤而遽伐其喪此豈王者所為力詔策等撫安之慶集等仍計口給衣食賜田署職務從優厚瞻承詔遂貽書交趾諭以朝廷威德如有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

氏無遺種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事於是詔睦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睦上言懷柔外夷當示誠信不若旋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錫之上嘉納焉

朝廷每克諸國必蠲省苛賦之甚者厥後屢條其弊而減去之自餘有司或因其利而不易先是京畿每歲受納民户稅帛皆別置場命官與司録參軍同掌其事事畢有羨餘悉與京府官均分亦有緣此多取於民者上嘗尹京府知其事壬辰詔自今悉以公錢給之　舊制

樞密院吏皆以年勞叙遷未嘗校其才藝有至主事而懵其職守者是日內出公事三條令主事以下詳決之命樞密副都承旨張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第翌日上親閱視是日由主事遷諸房副承旨者四人補東頭供奉官者八人補左班殿直者三人書令史為守闕主事者三十一人遷令史者十一人餘增衣賜補三班奉職有差所試不中程由主事授內殿崇班者一人令史補西頭供奉官者一人仍日給見錢與住

程差使人賜馬一匹以質為左屯衛大將軍加俸依前充職德潤為左領軍衛將軍諸房副承旨尹德潤未見

是歲殿前侍衛司奏孔目官以下闕人乞行遷補上亦令樞密院試以公事擢其可者用之

甲午汴水暴漲命宣政使李神福東上閤門使曹利用與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璨步軍副都指揮使王隱巡護隄岸中夜河溢于城西毀外隄壞廬舍即時完塞乙未遲明車駕臨視勞勉役卒賜緡錢　是日應天府又言

河决南隄流亳州合浪宕河東入于淮即遣使馳詣河隂督都監錢昭晟等塞汴口仍劾昭晟等罪貶其秩又命内園使李神祐乘傳經度工料悉令縣官供給無得擾民丙申復遣中使詣應天府開倉具舟援救流徙給以糧餉收瘞溺者俟河復故道乃還

上居明德太后喪外雖從易月之制而宫中縞素三年自非凱還郊廟不舉樂羣臣屢以為請戊戌始許之

趙德明屢修貢即戒邉臣各守地分是月有伊實潘保

薛等四族來投鎮戎軍秦翰出兵援之德明訴其事于
朝顧舉刑章翰言四族本皆熟户茲還舊居非新有所
招納也乃詔翰與張崇貴移牒報德明自今勿復侵擾
境外
上封者言盜賊多緣私憾妄引無辜官司因而追擾又
重禁者拳其手令小兒哺食多受饑渴不問所犯小大
同繫一牢上憫之秋七月辛丑朔詔諸路州府應鞫盜
賊無令妄引徒伴以時飲食有疾者醫療之仍分輕重

繫別房

知益州張詠歲滿朝議欲以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丹使還上恐其憚於遠適令中書召問中正曰益部重地國家委使敢不竭誠以報上嘉其自効壬寅擢拜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知益州酒務舊委牙校而三司許州豪增課奪之中正為論於朝詔復委牙校如故仍特遣使諭旨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宰相王旦初擬中正代詠議者

多云不可上亦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規矩他人往往妄有變更矣上是其言久之衆乃服旦能用人也此據范鎮東齋記

詔發鄜州就糧兵歸本營其自京遣戍鄜延路者徙屯鄜州及鄰近有芻糧處趙德明既輸欵西邊稍安故也

癸卯上謂宰臣京府浩穰吏民狡猾當官者倍須防閑朕尹京日有醉犯夜者問之乃豪家傭力之人朕以所犯蓋豪民常態非傭力者所為雖已引伏潛遣人察之

移司別鞫犯者果其主也又承前當直司止分左右廂未嘗更代朕始令每季一替蓋不欲其久於事而生姦耳　河東轉運使宋摶等薦代州承受使臣王白上曰朝廷置此職欲令視軍政察邊事況頻入奏報固已詳其行止無假論薦因詔諸路無得奏舉承受使臣

初撫水蠻諸酋長一歲中凡五詣闕輸器甲誓不犯邊既而侵軼如故於是蒙填詣宜州自言乞入覲謝前過宜州以聞丁未詔守臣諭蒙填如畫還所掠民貲畜乃

從其請　交州既定黎龍廷自稱靜海節度使開明王移牒廣南欲遣其弟詣闕進奉卲暱等惡其稱號不敢報具以聞上曰窮荒異俗不曉事體安足怪也即詔暱等諭意令削去偽官乃得入貢　趙德明又遣使貢馬百五十匹謝前答賜之物賜襲衣金帶及器幣等答焉乃詔張崇貴諭其使自今答賜勿復謝恩

己酉遣使祭汴口

庚戌詔渭州鎮戎軍向以收獲蕃牛犒設自今用羊豕

易之蕃牛悉送內地給農民　上謂王欽若曰河北就
糧馬軍累有將帥言其捍邊素著勞績但軍校有闕即
自軍中轉補此殊未便乃詔自今副兵馬使至副指揮
使聽本軍補授指揮使已上則自京選差　上又謂王
欽若曰馬步諸軍累經簡閱闕額漸多今雖承平武備
亦不可廢或請選近甸丁壯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蓋
非良策惟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願繼世從軍但慮父
兄各隸一軍則須分別以此不敢應募今可曉諭許隸

本軍欽若曰此輩常從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於聞見又免廢農畝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畫也

辛亥命審官院選京官一員知西京留守判官事俾代通判巡行屬縣從知留守司事邊肅之請也　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上欲臨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有破敵之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勲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别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上以

璦未嘗有過特廢朝二日因謂左右曰軍壘之政尤當輯睦公共高璦典禁軍未嘗與副將言及軍事璦雖識理道亦多任情嘗有軍卒隷本廂都指揮使者次當他役本廂留而不遣不當次者不服俱見璦璦問之叱曰當日即須應雖無決罰軍衆是之後數日忽名本廂主吏傳旨杖之以其狥本廂都校之意又嘗因他事逮出軍營營小校不時出候即行捶撻如王超典軍時亦有小校不及候營外者左右請罪之超曰若閱習廵按不

以時至者罪之可也令休沐私行豈得加罪於人若此最為中理王欽若恨瓊附冦準此據王珪所作瓊神道碑然珪亦云欽若勸上南巡準叱之則已嘗辨其不然令畧加删潤庶不相牴牾瓊本傳云宰相止上問疾按欽若此時未為宰相傳誤矣或當時史官陰為欽若諱也

壬子賜廣南聖惠方歲給錢五萬市藥療病者

丁巳福州言長樂縣民王粲莫征擒獲强盜十二人舊制當補鎮將上以遠俗非可樂按此句疑有脱字並賜爵公士人賚錢二萬給復三年　樞密院言諸路部送罪人赴

闕者軍頭司引對頗為煩碎望止令本司依例降配上曰朕慮其間或有冤濫及情理可矜者宜令銀臺司自今取審狀送樞密院進擬付司施行其涉屈抑者即令引見

上既用李溥林特劉承珪等所為折中新法猶恐未盡其要命樞密直學士李濬劉綜知雜御史王濟與三司同取舊法較其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惑不敢以時貿易然摧務所納金帛其數已多於前歲矣庚申特承

珪請罷比較仍乞不議酬賞從之

辛酉參知政事馮拯言孟秋攝事薦享太廟有司供帳未盡恭潔守奉人宿于殿上頗致喧瀆詔别製廟庭帟幕什物付宗正寺掌之其守宿人止於廊廡不得升殿

諜言趙德明集諸族兵馬欲畧麟府内屬戎人向敏中奏其事上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且衆舊止有鈐轄都監二員壬戌增置駐泊鈐轄一員命六宅使封州刺史李重誨爲之敏中又與鄜延路部署石普皆言蕃落將

稱德明為信約未定點集蕃部科率器械敏中請選帥

臣鎮邊郡普求入奏機事詔李重誨曹瑋秦翰同商度

便宜以防侵軼應軍須儲峙委轉運使一員往彼供億

又令翰諭意西凉府斯多特戒諸蕃部嚴斥候以備之

緣海安撫使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

州山川等圖上以示輔臣曰交州瘴癘宜州險絶祖宗

開疆廣大當謹守而已不必勞費兵力貪無用之土也

如封畧之内有叛亂者則須為民除害爾實錄本紀並稱廣南轉運

使部賍稽古録獨稱緣海安撫使按賍木傳亦不云改除轉運也今從稽古録令有司鑄尚書内省出納印初宫禁市物每給緡錢用内侍省都知司印因循為弊改為御寶至是兵部員外郎黄世長上言出納細務不當用御寶乃更鑄焉黄世長未見

乙丑詔河北轉運使副自令迭出廵行州軍先是邊臣患其數至或兩員俱到屢有陳奏上曰使者按部是其職也第令互往焉

丙寅大風上恐傷稼遣内臣視之言無損　賜翰林侍

講學士邢昺白金千兩又詔其妻樂氏對宮庭賜寶冠霞帔故事外命婦非諸親者惟中書樞密院節度使始有是賜昺前侍講東宮至是年七十餘前一日得對便殿上與語久之且嘆當時僚屬淪没殆盡唯昺獨在故特示褒錫昺亦恃舊恩多所干祈嘗為亡妻求追封時人嗤之

先是内侍趙守倫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運役既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上

以地有龍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歴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丁卯罷之　三司請依制置司所定增江南食茶價不許　罷天雄軍修城丁夫以鄰近州兵十指揮給役

巳巳以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初命翰林學士晁迥等考定又命侍讀學士呂文仲呂祐之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重考上猶慮遺才故復委輔臣裁擇尋詔趙宗古陳高陳絳令狐頌陳漸陳貫等就試中書

浚儀尉初厉未就試先卒詔特賜其家錢五萬宗古等試中書當有奏報而實錄無之疑闕

庚午以宰相王旦為明徳皇后園陵使 詔自今修繕河隄無得更減功料 上聞林特劉承珪條制茶事過為嚴急謂宰相曰園户採擷須資人力所造入等則給價直不入等者既不許私賣亦皆納官若令一切精細豈不傷園户耶又傭力者多貧民儻斥去之安知不聚為寇盜此等事宜即裁損務令便濟 詔諸州職田上

得召客户佃蒔按宋史食貨志云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户種蒔此處所載疑有脱誤如有災傷並準例蠲租會要七月事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上既罷兵垂意典禮八月辛未朔詔大祠十四祭並用樂

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言壽星之祀肇自開元伏以陛下光闡鴻猷並秩羣祀而蕭鄉之祭獨畧此祠搢紳之談皆謂闕典加以周伯星出實居角宿之間天既垂休禮罔不答伏望特詔

禮官俾崇祀事乃詔有司詳定遂請以秋分日享壽星及角亢七宿為壇南郊其禮例悉準靈星奏可

癸酉河北轉運使言德博州有蝗不為災　种放既歸終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菜喬麪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也

契丹移文北平寨捕為盜者寨遣人與俱往或言其不便甲戌詔邊臣自今當自禽逐畀付勿使外境人同詣

鄉村　上御崇政殿張宮懸閱試李宗諤等新習雅樂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復擊鐘鎛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六周之曲舊制巢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上甚悅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矣上以兩署見

用樂詞非雅乃命兩制別為之

乙亥代州言先奉詔契丹界有公人往來止令當州出入縁契丹西路距此稍逺承前文牒許至寧化軍望如舊例從之

丙子原渭州鎮戍軍上新開方田圖且言戎人内屬者皆依之得以安居上出示輔臣曰曹瑋等能幹其職甚可嘉也

丁丑上謂王旦等曰凡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

與羣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惟以果決行事豈足為難昔周世宗固是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卒之享祚不永豈不由於此乎

戊寅詔川峽戍兵二年已上者悉代之與元年三月詔蓋不殊當考

詔緣邊州軍自今彊竊盜入北界如贓屬北界但追見存者已費用者勿追

工部侍郎董儼性貪躁急於進用先是工部員外郎黃觀

罷益州路轉運使歸闕儼問觀張詠疾狀觀曰稍損又問詠求替否觀曰益州人傳董侍郎或丁諫議來不聞詠求替也儼從子為知雜御史王濟女壻儼因託濟言於觀求薦已知益州俄而觀復除陜西轉運使得對便殿儼謂必薦已他日見上遽陳性本孤直不為權要所容且言黃觀知識庸淺雅無特操恐執政者妄使薦臣俾臣遠適惟陛下察之辭甚懇切殊不知觀未嘗言也上不之詰數日濟入對長春殿言儼乃姻家預請不與儼同事因述儼嘗有

私託且言儼性矯詐臣語觀不可許之上不欲暴揚其事但出儼知青州是年六月戊戌儼既辭復請對自陳忽授外任慮為權要所譖上但慰遣之儼久不去上乃謂曰爾自告黄觀求知益州復有何人排斥儼即矍然涕泗交下曰觀與濟嘗議益州須得臣往彈壓上怪其辭不類因令條析以聞即遣使問觀具述儼託濟求薦及濟戒觀勿許等語且言儼素待臣非厚臣亦知儼猥濫寧當許其彈壓藩鎮初淳化中儼為度支使觀為判官儼知

觀不能飲酒一日聚食親酌以勸觀觀為彊飲之有項

都監趙贊召觀議事觀即往贊熟視曰飲酒耶觀以實

對翌日儼與贊密奏觀嗜酒廢職故觀因是及之乃詔

樞密直學士劉綜與御史雜治儼引伏庚辰責授山南

東道行軍司馬不署州事儼俊辯有材幹然不學無操

行所至厚納貨賂嘗令引贊吏改製朱衣每夕納儼第

而潛易以輕帛所製命胥吏市物及請其直則呵責之

廣畜姬媵頗事豪侈用傾狡圖位卒坐是敗士大夫醜

之

辛巳風琵琶蠻王曩莎又遣使烏怕等來貢且言咸平初已雲朝命願改官秩於是以曩莎為歸德將軍烏怕等四十六人第遷郎將司階司戈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初司天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曰朕遵用典禮意已决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順動惟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僚并百

司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　禁緣邊河南州軍民於界河捕魚時契丹民有漁於界河者契丹即按其罪移牒安撫司因命條約

乙酉諸王府侍講孫奭轉對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又請減修寺度僧上曰朝廷用人但問才不才耳設有才可用豈得限以世家如其敗事曠職自有常典至於道釋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假使僧道士時有不檢安可廢其教耶奭又言周禮卿大夫之

喪太史賜謚讀誄皆於葬前祖奠之日葬後定謚實自有唐衰亂之政近者宰臣畢士安樞密使王繼英亦皆葬後議謚非典故也請如周禮詔可

丁亥出禁衛步騎兵分屯近京河陽澶州各三千人曹滑徐許陜州白波各二千人陳汝懷虢州各千人仍選使臣充監押命御前忠佐同管轄　詔扈從百司所須之物並從水運至西京勿借民車乘　上封者言契丹國主取十月於幽州受册宜因輦運邊儲以兵數千犛

言援送且爲守塞之備上曰若此則自生事不許　詔涇原路緣邊長吏自今奏補蕃族官秩者並與部署司商度同署以聞

戊子提舉修造司請以錢傚故第爲司天監上曰此太宗所賜無得輕議不許

向敏中等與趙德明議朝廷所降要約事德明累遣人告敏中等云遣親弟宿衛上世未有此例其他則願遵承仍欲以良馬槖駞千計入貢辭意懇切己丑敏中等

具其事以聞且言要約未備故不敢請行封爵上曰遠方之俗本貴羈縻耳乃詔諭敏中等如德明再遣人至果不欲令親弟宿衛則所乞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朝廷並不許然不阻其歸順之志也陳堯叟言青鹽如置榷場官亦不可買之蓋平夏青鹽甚多若官買必須官賣既亂禁法且解州兩池鹽不復行矣上曰德明如遣子弟宿衛則許放行青鹽豈是不亂禁法也今榷場既不為買當先以文告諭之若與時德明復有懇請

則當令推場量定分數收市按五月十九日詔以要約三事付敏中令與德明議至此月十九日敏中始復奏首尾凡九十日蓋議此事必再三往返故非一時可決耳會要載敏中此奏於七月十三日與實錄不同然其事則不異恐會要誤也德明後此四旬始進誓表實九月二十八日而會要以為七月二十七日若七月二十七日既進誓表何故歷九月至十月一日始行封爵乎會要必誤今並從實錄

庚寅詔河北河東陜西所屯禁軍令部署鈐轄都監等常加訓習 上聞河東効順第一軍屢經遠戍頗歷勞苦欲升奬之乃抽赴京簡閱以補虎翼名闕

壬辰府州折惟昌言有堂叔陷契丹其二子素不檢束

令轉運司送赴闕乞量加録用上曰彼生於邊郡一旦離去鄉井寧免失所可嚴加誡約復優賜遣還

乙未令河北縁邊不得焚牧馬草地

丁酉上謂王欽若等曰累有人言西路縁邊州軍有能梟取為惡蕃族首級者賞給素有條約然恐因此害及平人朕思之逐處雖有次第部署之人豈得容此枉濫然言者既多亦宜過為防檢乃詔自今斬獲蕃族首級須辨問的實當行殺戮者許依前詔給賞如其非理即

以軍法論

戊戌詔殿前侍衛馬步軍司典級自今毋得求授外職為其主掌禁軍簿籍或致漏落非便也

是月詔開封府今後内降及中書樞密院送下公事罪至徒以上者並須聞奏先是御史臺言開封府前勘天清寺僧契如及故左丞呂餘慶孫男歸政止節略劄子聞奏致不絶詞訟乞自今應干分割田宅及僧人還俗事並令結案録問方得聞奏上曰豈止僧歸俗與私家

分財邪因有是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四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三年九月庚子朔斬殿直泗州廵檢王文用文用捕獲刼賊受賊父賂遂以其父為反告上於本州既而慮其事敗乃廹脅所部將校謀為剽刼鞫之得實罪當絞特斬焉又黜其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會州刺史謙為

忠正節度副使不署州事上視欵見文用才二十歲未嘗更事因詔三班院自今使臣年及三十累經勾當者乃得選充監押巡檢　有司言萊蕪監大叔等冶鐵數不登詔廢之　大理寺言定禁軍逃亡條其下等禁軍月給醬菜錢滿二百隨軍壕寨而亡命者請如禁軍例決遣自餘悉準廂軍上曰俸少而法重是深文也令自今下等禁軍差為壕寨者並增俸及三百有犯論如法餘從所奏

癸卯向敏中張崇貴等言趙德明累表歸順詞意精確望降詔慰諭從之　鄜延副都部署石普言夏州請盟朝廷加以恩制望不授押蕃落使上曰是蕃部舊職不可去也然普意亦有可采宜令止兼管内押蕃落使

己酉詔聞陜西縁邊州軍游惰之民聚而蒱博急則為盜恣擾鄉閭宜令所在申明舊詔嚴行禁止

庚戌詔以稼穡屢登幾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游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并旬時休

務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議放朝著於令　知鎮戎軍曹瑋言伊普才迭等族首領率其屬來歸欲發兵應接上以德明輸貢効欵議加朝命乃詔瑋等如舊係熟户則依例安置自餘勿為發兵　上謂輔臣曰明德皇后園陵頗遮如聞所司廣有須索頗擾於人乃詔内侍取宮掖及諸王院一行人數付御厨翰林儀鸞司除本司祗備外所須什物畫一以聞即詔州縣供給仍諭所至非有宣敕不得應副揭榜以示民

壬子詔民以書籍赴緣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没官

癸丑鄜延路部署言得趙德明牒請蕃部指揮使色木結等還本道今色木結見屬府州計其歸投在德明誓表前請詔府州具證驗事狀以諭德明從之

丙辰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光禄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並入第四等以易為秘書丞待問為殿中丞待問眉山人也　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

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屈己為民遠裔懷徠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覯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又州郡守臣尤須遴擇近日亦頗有公勤幹事者多以細故與僚屬不和因之害政況凡近無識好居人上者安能每事循理哉因言劉廷翰典禁軍為上將而不事貴勢步武內庭如一小校嘗入皇城門

闌者不識而拒之廷翰即由他門入終亦不言

戊午詔選使臣二員為長城口廵檢各給兵百人分道廵邏以邊民多齎禁物及盜販北界馬故也會要在四年九月

上聞河北官吏市民物給直不當價令轉運使以前詔揭牓戒之

辛酉詔緣黄河肄役兵匠自今除月廪外别給口糧

甲子令京城税炭場自今抽税特減十之三　詔於諸陵置朝拜行事官齋宫

乙丑詔釋西南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刼為惡嘗經
科斷者恐異時復叛故収其子弟為質乃有禁錮終身
者上憫而縱之族黨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為邊患　上
封者言州郡官吏忿争例止移任故好競者不能悛革
乃詔自今並遣使按劾區辨枉直以行懲戒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上令自擇
其代承矩薦安撫副使李允則丙寅即命允則知雄州
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至齊

州才七日卒緣邉泊涿易州民聞承矩卒皆揮涕有相
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矩習熟戎事有方畧能綏撫
異俗其後北使至者言敵人皆畏服承矩之名尤好儒
學賔禮賢士大夫嘗知潭州李沆王旦實爲佐屬承矩
噐以公輔待之絶厚

實録承矩傳云承矩晚年自恃其勞朝廷每舉大禮輒奏邉警以兾姑息時議短之按承矩死時年六十一所謂晚年當是五十以後也自咸平元年至景德三年真宗凡三舉郊禮承矩輒奏邉警其此時乎然承矩首建榷塲之議常欲朝廷懐和北戎恐實録所載未必可信也正史傳已削去今亦不取承矩獨自出混泥城不能深入非詔書意時議所短或指是役而實録誤以爲奏邉警兾姑息

耳當考

詔北界盜賊亡命至緣邊州軍者所在即捕送之時有盜賊亡入北界彼即禽付邊將故也

丁夘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保吉臨終謂之曰爾當傾心内屬如一兩表未蒙聽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又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為異日賞典也上賜詔嘉獎焉 知秦州楊懷忠言雅爾喀尚族蕃落尤大能稟朝命凡諸族為寇盜者輒遏絶

之請加旌别詔補三寨都首領

張崇貴久在延州善識蕃戎情偽西人畏伏凡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必先付崇貴裁制先是夏州趙邉有二路已已詔縁邉諸州無得承接夏州章奏移牒並令納於延州其遣使往來亦勿取他路以崇貴故也

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給俸如内地又録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凉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

辛未以六宅使奬州刺史内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為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内侍省左右班都知賞其功也

甲戌趙德明上言臣所管蕃部近日不住歸鎮戎軍蓋曹瑋等招納未已緣臣已受朝命乞賜曉諭詔以德明誓表徧諭邉臣

乙亥以太常博士王曙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高維忠副之户部貟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為國母正旦使崇儀使雅州刺史張利涉副之太常博士

叚暟為國母正旦使如京副使孫正辭副之維等使還言契丹主見漢使彊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官屬隨帳皆自辦器械糗糧始孫僅使時所過官屬路在獻酒及維至則已變改然而遇漢使益厚又言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云孫正辭未見

丁丑以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

已夘上曰昨園陵修奉已來朕慮掌事者因縁擾民屢降條約如聞鄭州頗遮所索名件至多尋令取到文字乃轉運司所差忠武節度推官杜保又潛配民户令供折米蕪荑白沙糖生魚蕈擬等且外方州縣安能盡備此物況宮闈及諸王院方奉靈駕亦何暇有此呼索官吏不體朝旨以百姓為念可劾其罪仍揭牓令民不得應副

辛巳詔西邊州軍德明已受朝命緣邊屯戍量留步兵

餘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興軍以就芻粟　知雄州李允則言兩地供輸民或饋羊酒拒之則邊人以為疑欲受而答以茶綵設飲食以接其意可之

癸未河北轉運使盧琰言契丹諸族酋長欲緣界河放獵及借西山草地打圍上曰契丹誓約甚明未嘗踰越此必傳者誤耳乃詔緣邊州如果有此則移牒北境請依誓約既而邊表言諸族出畋屢遣人誡部下無得越境今已北去　延州向敏中等言趙德明遣人致書以

駞馬土物送遺詒令復書以禮物答之　先是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見司天定明德皇后靈駕發引用十月十六日申時陛下將以其日未明臨奠竊尋歷代以至聖朝園陵之義未有宵啓九門遠赴郊野伏望謹巖牆之戒遏霜露之悲申命禮官議從宜之制或先事一日酌奠於攢宮或既發平明奉辭於别次雖屈至性深協輿情於是改用丙時

癸酉上詣攢宮酌獻甲申又詣攢宮乙酉發引上復詣

攢宮自外次易素服行啓奠遣奠之禮號慕哽咽出外次望靈駕稍遠乃還宮自是月壬申至戊戌皆不視朝及吉仗還又廢朝

丁亥遣中使馳驛詔園陵頓遞使令所至以鄆王安王周王喪就東西序設次仍畫圖示之先是所司備頓置靈駕所次並設三王幄殿皆位南向上聞之大駭以其失尊卑之别遂有是命大禮使王旦等上表謝罪詔荅諭之

庚寅復置解州通判一員舊制州不及萬户者省其通判此時州户盈萬數鹽池累歳苦積水鹽不成殿中丞范航使還具奏其事乃復置焉范航未見

壬辰賜自京至永安諸陵西京役卒錢令遇風雪休息之

癸巳樞密院言訪聞鎮定都鈐轄田敏在任多所交遊不甚謹飭欲令轉運司察之以聞上曰敏北人也以其熟邊鄙事粗有武勇使之捍寇頗亦宣力若責以端慤

固非所長且加之伺察帘不憂懼令彼路戍兵既滅主將亦多可召令歸京　初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薛映臨決鋒鋭州無留事時起居舍人直史館姚鉉為轉運使亦雋爽尚氣檄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杖笞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須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人於長吏前對辨無異聽遣決之朝廷既施用其言鉉與映滋不協映遂發鉉納部内女口鬻鉛器多取其直廣市綾羅不輸稅占留州胥在

司擅增修廨宇上遣御史臺推勘官儲拱劾鉉得實法寺議罪當奪一官特詔除名為連州文學拱亦奏映嘗召人取告鉉狀坐贓銅九斤特釋之因下詔以戒諸路轉運使儲拱未見

丁酉葬明德皇后於永熙陵　內殿崇班謝德權提轄三司衙司德權設條制均其差使有大將隸內侍主藏內侍為奏留規免煩重之役德權擒奏白上極言其僥倖上嘉德權有守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

督輦運先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趾或河水泛溢即中流復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為限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為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隄岸又建議廢京師鑄錢監他功利多所經畫云德權提轄衙司不知何時據會要水運門此年十月德權以提舉綱運建議令形勢船倒檣令雖不載此事因附見此月

十一月庚子朔詔減河北河東陝西諸州指揮使使臣

以邊防無事故也

癸卯知鎮戎軍曹瑋言環州先叛去蕃官艤爾薩南復求歸附詔報曰艤爾薩南反覆無定不可納也若本軍招誘而至德明必以為詞又恐狙詐以誤邊可諭以德明既納款皆王土也但復舊居不須更遷内地　邠寧環慶都部署孫全照請令張崇貴嚴戒德明自今蕃部歸投諸州者無得入境追逐上曰德明族帳繼有歸投者德明雖遣追逐未嘗敢入境也若從全照所奏恐致危疑

乃諭全照如德明果遣騎入境則具以聞會要載此事於十一月四日癸卯也故附曹瑋奏後

乙巳詔應明德皇后園陵緣路置頓遞復來年夏租陵所工役人並優賜之　增陵州陵井監工役人月給錢米聞其勞苦故也

先是工部郎中陳若拙接伴契丹賀正旦使若拙談詞鄙近丙午命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代之若拙多誕妄寡學術雖以第三人及第素無文舊語第三人及第

號牓眼因目若拙為瞎牓　詔入契丹使從人不得過百人上以使臣奉命外境處其事體不一每遣使即詔有司諭以近例俾其遵守無輒改易其書題有文詞者皆樞密院送學士院看詳必中禮乃用之閤承翰等言朝廷遣賜契丹國信其使副隨從兵士已差馬軍員寮一人部轄望更令使臣同共管勾上曰若更差使臣則本國恐難為禮但令增差軍員上又謂輔臣曰使契丹者要在謹重寡言委之達王命而已且朝廷用人不可

求備凡遣使者朕每戒諭當謹禮容蓋中朝禮法所出將命出疆衆所瞻仰稍復違失即致嗤誚况彼所遣使來奉中朝皆能謹恪耶自今遣使鄉等宜各以朕意曉之　趙德明遣使貢御馬二十五疋散馬七百疋駞三百頭以謝朝命

丁未詔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

庚戌徙知永興軍府永清節度使周瑩為邠寧環慶都

部署東上閤門使邠寧環慶都部署孫全照為四方館使知永興軍府先是詔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焉故使瑩代之　又以知鎮戎軍曹瑋久在邊城頗著勞効欲遷其秩乃召令赴闕　西蜀戍卒歲滿當代議者以為遣高年則緩急誤事發精鋭則險遠之地難於防轄樞密院言陝西振武鄉兵各有資產今西鄙無事可遣代戍詔從之　令兩京諸州

道釋得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及者每院與一人取係籍居止者度之勿試經業詔以方資善利用廣化樞故也

壬子樞密院言諸州所買蕃馬給價漸多蓋緣邊臣各冀增數以為課績方今戎事已息監牧漸蕃亦宜常為節制欲遣使効其增置之罪以聞從之

甲寅令河北諸州罷募振武軍士有願投軍籍者部送上京隷虎翼

乙卯以宫苑使恩州刺史秦翰為皇城使入内内侍省都知翰久在西邊宣力勤畫故特置是職以寵異焉此據翰本傳實録但載為皇城使

戊午三司請以陜孟汝三州正税芻糧輸送西路給朝陵之用詔不許但令取給畿縣

己未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僚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語寡信怨是用長不可不戒也冦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馮拯曰吕蒙正嘗云凖輕脱好取

聲譽不可不察上因言蒙正性淳厚李沆溫和寡言嘗
廷議政事而向敏中獨無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何
得對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誠也
庚申趙德明又遣使來貢　詔每宣敕下諸路相度會
問公事多是稽留不即結絶致煩催促況稽留制書律
有明禁當諭轉運使告示自今凡受宣敕並須當日內
施行律限內結絶若別須會問的實限內未了者亦須
於限滿日具事由奏裁如敢依前稽緩官吏並當勘劾

依律科罪仍委中書門下樞密院置簿提舉

丁夘契丹遣使左監門衛將軍耶律阿古啓聖軍節度使耶律堯寧副使太常少卿石用中秘書少監馬保佐來賀承天節阿古有疾不能入見上遣醫官診視之因謂輔臣曰所遣醫官但令診視合和藥餌當使自為之彼雖得藥即餌以示相信然他時或有不可療者則於事非便自今朝廷遣使宜以醫官隨行彼亦必與醫同至也

十二月己巳朔高溪州蠻酋一百六人來貢

甲戌舒王元偁上言妻之近屬盧澄素乞授京秩上曰

聞澄素非士流恐涉物議不許

己卯知保州趙彬請於州城東北更廣屯田以圖來獻

上曰北方既和邉封撤警當勸課農民咸使樂業不用

侵占畆畒妨其墾殖也　上之幸大名也禱於河有應

及駐蹕澶淵戎騎在郊而河流不冰敵人髣髴若見隂

兵助戰於是令澶州河南置河瀆廟春秋致祭　西京

父老再詣闕請車駕朝陵畢臨幸召見慰勞賜物有差
辛巳置懷遠驛於汴河北以待諸蕃客使
壬午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言伏覩詔書來年正月三
日上辛祈穀於昊天上帝至十日始立春謹按禮記月
令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為上辛祈穀郊祀昊
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
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
候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

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王儉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理有未安事當復古伏望憲章三代取則六經當以正月立春之後上辛行祈穀之祀從之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其後有司言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云迎

夏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云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又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惟用改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違玆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日相去遼濶於禮未周欲請自今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

氣協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令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大饗帝此則季秋之月農事既終大饗明堂報茲嘉穀或猶未得節尚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協禮令無所改易奏可　斯多特遣使來貢

甲申詣普安院謁元德皇太后聖容

丙戌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等言當宗等蕃部葉顩實

容通望依康古蘭家族首領使粗允等例月賜俸料上曰無功受祿何所旌別詔翰自今有立功者條具以聞乃給俸料

戊子詔牛羊司畜有孳乳者放牧勿殺　河北安撫司奏契丹車帳至界河捕魚詔雄州誒彼國賀正使到諭之　雄州言頃者用兵之際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擇馴謹吏專主行之號機宜司今契丹修和請改為國信司從之

辛卯以宰臣王旦為朝拜諸陵大禮使　詔朝陵緣路禁樂至禮畢

壬辰夔州路轉運使薛顔遣使押高州新附蠻酋八十九人來貢會要於正月先載高州新附蠻八十九人來貢於十二月又載此八人數並同疑重出今從實録止一書之

甲午契丹遣使右威衛上将軍蕭和尼廣德節度使耶律留寧副使宗正少卿吴克昌右金吾衛将軍王式來賀明年正旦

邵瞎等言黎龍廷已遣弟入貢乞加朝命而黄慶集等先避亂歸化種族稍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望就賜恩秩丙申補慶集三班借職監郴州鹽酒　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以承天節各乞奏補其子樞密院言諸司使副非遇郊禋皆無此例遂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韓崇訓亦乞奏補其族詔以為右侍禁始用副使及知院事例也
是冬殿前侍衛司奏孔目官已下闕人乞行遷補上曰

掌禁衛者皆是武臣其如軍政繁重自來遷改不得勞逸不均蓋不簡擇司屬致其罔上欺公也但向屬兵典不暇簡閲今可令樞密院召令具述行藏以公事選試定可否去留各以名聞它日上覽其等第謂王欽若曰可者存之不可者與鎮戍安排其河北諸路部署司典級亦聞皆是邊郡公人親屬多在北鄙歲時來往事亦非宜當於内地州郡典級中選補遣之或附八月末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定制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為歲額

從發運副使李溥之請也本傳云江淮運米輸京師歲才三百五十萬斛李溥增至六百萬因除發運副使按溥除副使實録不書會要於景德三年十一月載溥請定歲額則溥已為副使矣恐傳未必可據也今從會要傳所云歲才三百五十萬斛蓋止言米及黃米數耳菽粟不與焉米數見至道元年九月不知此云六百萬石者通菽粟言之或專舉米數當考　置金耀門文書庫掌三司積年案牘以三班一人監之　廢在京鑄錢監改為鑄瀉務掌造銅鐵鍮石諸器及道具以供內外出鬻之用　契丹上其國母蕭氏雅雅克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其主隆緒曰洪

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皇帝置中京於齊勤山下其地

本奚王牙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五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四年春正月己亥朔御朝元殿受朝德音降京畿流罪以下囚 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中祭后土廟用大祠禮告將朝陵也據會要在正月而實錄不書今附見于此

甲戌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事丁謂為隨駕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

丁未以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珪勾當皇城大內公事

癸丑贈河州觀察使安鄉侯德鈞卒廷美第五子也其夕上元中宫將召命婦觀燈遂罷之

甲寅詔武信節度使惟吉序班在鎮安節度使石保吉上惟吉保吉並兼同平章事而保吉先拜上令史官檢討故事具言唐武德中詔宗姓在同品官上故行之

丁巳以工部員外郎邵曄為兵部員外郎曄安撫交州事畢奬之也曄初奉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改命安撫已償其半餘者詔除之

己未車駕發京師

庚申次中牟縣除逋負釋囚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壬戌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卒贈中書令遣内臣護葬以在途更不輟朝

甲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或獻洛鯉

上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寅齋于永安鎮行宫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三鼓上乗馬却輿輦繖扇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永熈陵又各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備膳羞内臣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徳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南設幄殿祭如下宫禮上每至陵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上特制素服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

懿德淑德明德皇后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
陵闕以内臣從及親莫夔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
周王安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陵奉辭有司
以朝拜無辭禮上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及午
而還左右進繖上却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宫始御
常膳又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諸路
赦流罪以下囚釋逋欠賜鞏縣民租稅有差官吏應奉
者有司考上課績建永安鎮為縣改永熙陵副使守當

都監爲三陵副使都監度兩京及孟鄭州僧道籍有名者每五人放一人不及者每院與一人

二月戊辰朔車駕遂如西京夕次偃師縣始復奏嚴上猶服鞾袍不舉樂初朝拜前連日陰晦及禮畢天地澄廓氣候晏溫咸以上仁孝之感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請以事付史官及頒示中外從之　陳堯叟言獄空詔奬之堯叟居守雖大辟罪亦止面問狀亟決遣之未嘗留獄上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案鞫詳察因

密加詔諭焉

已巳至西京始奏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爲太尉恭爲太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　詔從官先塋在洛者賜告祭拜

壬申上謂輔臣曰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蠧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爲龜鑑陛下

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内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上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為知縣上曰内臣將命能採善惡固亦可獎然以其容侍扃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寶訓作平羌知縣昭度廉幹擢為知縣王固貪猥與故事不同令從故事

癸酉就西京建太祖神御又置國子監武成王廟

甲戌詔賜酺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榷酤官賣麴如東京之制 命翰林侍

講學士邢昺等編集車駕所經古迹

丙子加號列子為冲虚至徳真人

戊寅刑部尚書知陜州冦凖來朝召之也留浹旬還任

己卯上幸龍門覩巖崖石佛甚多經會昌毁廢皆已摧壊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蹟上曰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也

上因覽西京圖經頗多踈漏庚辰令諸道州府軍監選文學官校正圖經補其闕略來上命知制誥孫僅等總

校之僅等言諸道所上體制不一遂請創例重修奏可

辛巳以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為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墳塋影堂

上之次鞏縣也太子太師吕蒙正輿疾來見不能拜命中使掖之以進賜坐勞問甚久壬午幸其第賜襲衣金帶器幣藥物上尊酒悉如宰相例

乙酉遣宰臣王旦祭告三陵吏部尚書張齊賢告諸后陵車駕將還東京也　初西京父老懇祈駐蹕上因謂

宰相曰周公大聖人建都據形勝得天地正中故數千載不可廢但今艱於餽運耳

丁亥詔應還京扈從軍馬無得傷踐田稼

戊子詔有司葺周六廟　增封唐大歴中孝子潘良玉及其子季通墓仍禁樵採

庚寅詔河南府置五代漢高祖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官祭告朕豈安然而過乎壬辰上乗馬至孝義鎮東訾村

設次與親王望陵祭奠近臣於幄殿東望拜每進酒食
上執爵舉匕箸哀感涕泗
甲午次鄭州
乙未遣使祀中嶽及周嵩慶懿陵
丁酉發鄭州遣就賜隱士楊璞繒帛令吏部銓注其子
從政近官以便侍養
三月己亥上至自西京
辛丑詔昨因朝拜分屯近郡禁兵悉召還之

壬寅詔北面緣邊趨境外徑路自非榷場所歷並令轉運使因案部規度斷之　涇原都鈐轄秦翰請令本路承受入内高班王克讓赴鎮戎軍同涖兵事上曰承受止當奏事若預聞兵政非所宜也罷其奏尋有詔緣邊承受使臣無得受部署鈐轄差領軍馬以圖功賞實録在十月今移入

乙巳以戶部副使水部員外郎崔端為契丹國母生辰國信使侍禁閤門祗候張利用副之　賜錢俶守冢三

戶躅其後　太清樓藏太宗御製及墨跡石本九百
三十四卷軸四部羣書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是日
上召輔臣對苑中遂登樓閱視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鸞
儀鳳閣上置酒作詩王旦等皆賦馬知節辭以不能上
不許亦賦焉因賜食樓下玉宸殿乃上宴息之所中施
御榻帷幄皆黄繒為之無文采之飾殿東西聚書八千
餘卷上曰此唯正經正史屢校定者小說它書不預焉
其後羣書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

書又七百五十三卷

丙午西南蠻羅𤣥并都指揮使顔士龍來貢丹砂士龍種落邈阻未甞入朝今始至詔館餼賜與如高溪州

丁未上謂輔臣曰頃者朝陵車輿所過並從官給其不得已或假借於州縣朕潛遣使詢訪民間皆云無所騷擾此甚慰朕心也王旦曰朝廷每舉大禮或議廵幸小民無不擾動比聞羣情妥貼信不擾所致王欽若曰車駕所至居民但忻聞輿馬之音鼓舞道路豈復有所勞

擾耶

辛亥斬散指揮卒張傑散員卒王政於本班院傑等以博戲相毆重傷特命戮之以肅禁衛

癸丑命兵部員外郎邵曄擇三班使臣一人堪知廉州者具名以聞是州炎瘴尤劇數年間守土淪沒者四人上甚憫之時曄緣海安撫還又本連州人上以其諳彼土事故令舉官既而曄奏殿直袁繼遷詔授閤門祗候遣之　趙德明遣牙吏貢馬五百橐駞二百謝給俸廩詔賜德

明襲衣金帶器幣舊制貢物謝恩止給來使繒帛上以德明進奉頻仍特加賜焉德明又請因進奉使赴京市所須物從之上謂王欽若等曰德明屢言西凉府元屬部内見各納質及人使往来且繼遷因攻西凉爲其所斃今德明意將阻絶六谷使不得預緣邊屬户朝廷若不綏撫則德明足以復讎近秦翰譯六谷蕃書来上但言爲德明所侵略無寧日見蒐兵警備可以六谷書付張崇貴令諭德明

甲寅大宴于後苑賞花釣魚上賦詩從臣皆賦吏部尚書張齊賢刑部尚書温仲舒工部尚書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應制不許　是夕京師大風黄塵蔽天自大名府歷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丁巳詔天下收瘗遺骸仍致祭

鎮安節度使石保吉入奉朝請既逾年陳州民列上其政績乞許復還本鎮己未詔與保吉仍可其奏

庚申蠲河南府倉庫吏逋欠芻糧緡帛四十五萬　曹

瑋言鎮戎軍蕃部兵最為精銳其列校皆朝廷補署多已衰老願省去擇本軍人充職從之　鄜延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輸款請吏貢奉之使道路相屬望依北面例擇官有吏幹知邊事者為緣邊安撫使疆埸事務聽以便宜上曰西鄙寧靜別無經營苟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官屬徒為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

乙丑以西上閤門副使曹瑋為西上閤門使賞其扞邊

之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少捷敵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敵兵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敵軍將至使人迎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旋決戰敵兵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敵師

敵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彼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鋭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此據筆談未知何時令附見拜官後當考

是春詔尚書省諸司并寺監京百司自今每收私名人並須召有行止無蹁濫及不礙本州縣色役人責保試驗申牒御史臺候併及十人已上令中丞知雜提點試驗書札得申牒本司收録紕繆者退落令别召人其每

年就試補正名闕一依元勑指揮有額外者量減其數其自前已收係人並令依舊候將來或有事故及轉填却上項人即依令來減定數為額會要景德四年正月事令附春末

夏四月戊辰詔閬鄜州率民馬棚大木而常納者復多選退使罷其事仍劾官吏擅賦之罪

己巳徙河東兵代鄜延戍兵以北邊徹警故也

辛未上曰比詔河東募土人為廣鋭神虎諸軍就置營寺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

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

壬申給單州皇甫陟復二年初州有强盜數輩官司不能捕里人患其凶暴無敢言者陟誘而禽之故奬焉

上覽外郡奏官吏事因謂輔臣曰頃者石普張崇貴相繼奏供奉官曹信弛慢廢職朕容使廉之果言崇貴以信善琴一日軍中宴集令彈之信以久廢為辭他日普復逼之又固辭由是共摭其過大抵常人不能無愛憎

不可不察也

癸酉詔嶺南官並於春夏除授聽秋冬赴治以避炎瘴

甲戌户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判太常禮院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為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也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且言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並刺史縣令為初獻上佐縣丞為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為終獻若有故以次官通攝又云祭社稷與釋奠同牲用少

牢禮行三獻致齋三日令請悉如故事詔從之

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覽唐實録敬宗即位坐朝常晚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頻踣者拾遺劉栖楚切諫叩龍墀不已宰臣宣諭乃退敬宗為動容遣中使慰勞諫臣舉職深可奬也而史臣以逢吉之黨目為鷹犬甚無謂也令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區别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以資世教　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吴元扆自陳願出領征鎮上曰元扆繼守藩郡御

衆撫俗頗著聲績令已分并代禁軍屯澤潞可因以任之乃詔元辰知潞州初并代澤潞分轄禁軍後并於太原上以地廣兵衆苟失機會或致生事又簡士閲馬稟命尤遠故析澤潞晉絳慈隰威勝七州軍戎籍不復隸并代委元辰專總焉實録載提轄七州軍兵馬事在此年七月癸未按上於此月已云分太原兵屯潞州矣今并書之

己卯詔自今五月二日至八月一日鑄錢止收半功每歲量支錢以備醫藥

辛巳皇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后悲慼生疾遂不起后性謙約寛仁惠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或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嘗使觀宜聖殿諸庫后辭曰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上尤加禮重焉壬午上謂輔臣曰皇后自東宫事朕至正位中壼小心遜順有内助之勤降年不永深所嗟悼因言后之二兄皆

年三十二而卒令后亦至此豈修短有數耶禮官奏皇帝七日釋服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請用朞周易月之制十三日釋服宰相召崇文院檢討陳彭年問其故事彭年云唐德宗皇后王氏崩太常博士徐乾議周景王有后之喪既葬除服準禮七月而葬帝得以七日而除又德宗朝禮官柳冕等議皇后為父母服十三月其稟朝旨十三日而除會昌五年武宗為恭宗母義安太后十三日釋服即無帝王為后朞周易月故事王旦等以聞

既而上謂王旦等曰七日釋服蓋遵典禮但陰陽有所避忌須至改易乃詔特用十三日釋服陰陽有所避忌不審所謂王欽若奏請必因此惜會要不能紀其詳也

乙酉上謂王旦等曰后崩合遣使赴告契丹否旦等曰命使赴告或邊臣録詔告之皆可上曰於禮宜有赴告然每歲命使頗聞供億勤至今又專使則自兹兩國凡有大故各須軺傳交馳益增煩擾矣乃詔邊臣俟北境遣人詢問即録詔報之仍諭此意　有司言歷代皇后

上僊無服内不視事之文唐德宗王皇后成服日於延英門接見藩臣明服内聽政望百官釋服後皇帝視事於便殿皇帝釋服後即復常儀其攢殯及皇帝釋服日並請不視事從之

庚寅詔四川鹽井户先因逋欠課程籍其廬舍並給賜之　上手詔令禮官議朔望上牙盤食于后喪當廢與不禮官以明徳皇后故事對翌日上特遣内侍詣太廟后廟上食

壬辰徙新衣庫以其地為内藏西庫庫物羨溢故也

甲午令修奉園陵役兵日午則休息之值風雨權停

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屢有奏報且言諸路各置

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税競以增益課利為功煩擾特

甚上曰醖釀當有定制旦曰諸州雖各有元定酒數然

隨時增益不已上曰地産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

絶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

朕甚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令

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上聞京師民僦官舍安居久復為增直者奪債謂左右曰此豈不太刻先帝屢曾止絶今當申戒有司無使復然此據寶訓附定酒額後不得其時也王偁東都事畧詔曰榷酤之利素有定規過求羨贏是縱掊克自今中外不得增課庶以息民

乙未宰相王旦為大行皇后園陵使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丁酉詔河北緣河州軍綱運自今以軍士充役勿差部民　以高州刺史田彥伊子保順郎將承寶為寧武郎

將高州土軍都指揮使田思欽為安化郎將　趙德明母罔氏卒邊臣請遣使弔問王欽若曰此特邊臣奏耳德明未嘗來告上曰夷人何知禮不若使邊臣諭之俟其奏至即遣使弔祭起復賻贈亦準藩臣例也欽若曰聞德明諸母甚多異時安可一一推恩王旦曰德明今自稱草土臣若朝廷不降制起復則德明於禮難安上然之授德明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命殿中丞宣城趙稹為弔贈官告等

使德明以樂迎告至其母柩前明日衣禫衣受賜泣曰蕃夷母喪蒙天子弔贈起復之命寵榮極矣　上謂輔臣曰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也乃詔分内藏西庫地以廣秘閣

庚子以盛暑賜河北黨城川採木軍士錢自是歲以為例

雄州李允則於城外疏治渠田邊臣奏渠通界河慮為戎人所疑陳堯叟請亟罷之上曰決渠障邊乃防遏所須然誓書舊約不可不守也

壬寅詔自今緣邊城池依誓約止行修葺外自餘移徙寨栅開復河道無小大悉禁止之實録會要寶訓三書載此事皆略不同今參取删修

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偽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甞忿李敬元異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元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為慮者也上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絶也

癸卯大食占城國皆遣使來貢占城表請頒戎器其使

者自言本國舊隷交州後奔于佛遊北去舊所七百里詔並優加館餼之禮許徧至苑囿寺觀遊覽及還賜物甚厚

甲辰詔天下繫囚除近降德音不赦依日限奏斷外自餘令審刑院大理寺約法以聞時奏案數至百餘上慮其淹緩故有是詔謂左右曰比見奏案斷甚州推務虧額定知州為私罪乃云即合日至推務且長吏區處州事推務止當提轄耳一加私罪累及終身乃知法官當

簡擇平允通明者若但能誦文習法尤泥於事不足尚也

戊申詔以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周起太常丞直史館路振同判鼓院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檢院亦置鼓先有內臣勾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上謂王旦曰開廣言路理國所先而近

日尤多煩黍車駕每出詞狀紛紜自至披詳無可行者故有此更置馬起鄒平人也上嘗謂近臣曰登聞院每進疏有言機密而狂妄者皆付京府鞫罪前日一僧即處徒坐昨日一僧乃以疾為觧當諭有司常加察舉無令駢日之内同罪異罰以疑于衆此事據寶訓在四年今且附見

癸丑并代都鈐轄韓守英等言本路芻糧煩民饋運今邊方寧靜欲量留騎兵萬餘人悉屯河東上曰邊臣有此經度蓋深體卹民之意宜可其奏令諸路部署準此

施行

丙辰斯多特遣六谷十八首領來貢

戊午詔兗州增二十戸守孔子墳又詔鄭州以三戸守唐裴度墳　詔訪聞自京至永和縁路州縣以皇后園陵有期率民除道屬兹盛暑且奪農功宜速令放散至時量以軍士給役

辛酉三司及提舉司上重定在京諸司庫務八十二處公人員數請給例望永為定制從之

甲子歸義節度使曹宗壽遣使來貢實録於此書瓜沙州遣使來貢閏月己卯又書歸義節度使曹宗壽遣使來貢按瓜沙即歸義也會要及本傳是年止一入貢今但一書之

乙丑詔曰朕精求政治延訪臣工咸欲盡規所宜無隠乃有上封而論事輒乞留中而匿名多涉巧誣頗彰欺詆既虧公議當革弊風自今文武羣臣表疏不得更乞留中事涉機要許上殿自陳如或舉奏官吏能否亦須明上封章當行覆驗中書樞密院總核衆職宜盡公詢訪可奬可黜以屬在廷諸路轉運使諸州長吏辨察官

屬有不法者事發不言當加譴責有治狀者亦勿隱蔽諫官御史務遵職業無或懈慢令尚書都省糾舉之先是上謂王旦曰臣僚升殿奏事劉子有不列已名請留中者皆攻人之短發人之私苟偏聽之即不可信若顯絀之又重違其意比令杜鎬陳彭年檢上封密諫故事可著條約并警有位令各舉其職乃降是詔五朝會要以此事繫之咸平四年誤也今不取

祠部員外郎知滑州朱搏責授湘陰令

搏前上章言五緯當合于星張周分也請以今夏幸洛

都封中嶽至秋乃還朝洎朝陵詔下又言朝陵當用寒食且謁拜邱墓家之私也不足以動星辰其所述大抵多厭勝事至是復言昨車駕駐洛止二十餘日還京踰月乃有中宮之喪愚言多所預中且妄自誇誕以求信用上盡出以諭輔臣王旦曰朝陵帝王之孝豈為私耶搏言狂妄可責也故黜之搏行至太平與知州何蒙會飲又出疏草示蒙為蒙所奏再貶州別駕蒙洪州人也

禁諸路承受使臣販鬻規利及役使工匠豪富公人

往來違者重置其罪州郡臣僚有干求恩澤奏狀毋得收接

是月初置雜賣場 詔如聞店宅務將人户久僦屋增僦錢但成勞擾速罷之

閏五月戊辰詔差減觔隴等三十九州軍歲所貢物變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每歲正旦止令具表以聞諸州長吏毋得以土貢為名因緣配率此有詔書治平四年四月可參照會要詳列物名更詳之

河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盧琰上言領職六年願歸闕許之己巳擢琰為吏部員外郎賞其勞也　詔京城内外諸廟比差軍巡邏監察欲攘之輩如聞以覘事為名取求財物宜令開封府偵捕嚴斷仍委殿前侍衛司常加約束

辛未太常丞通判孟州李邈上言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更乞留中並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省決章疏不得留于禁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

書亦為敕文所束帝王必盡知天下之事若升殿論奏不聞小臣之言博訪得失何以輸盡忠懇苟機密之事不可示外者豈得胥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獎納規諫憲宗曰卿所陳至公有補於我今韋處厚路隨甚有諫書言極忠益恐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亦欲以款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審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願追寢前詔以開言路上曰邈未明朕意前詔但為禁詆訐誣罔之輩爾

儻軍國機宜大事不可付外者即不在此限也因以手詔諭之李邈又見祥符二年二月

壬申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良文丹陽縣主簿夏竦先是上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朕以為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王旦曰臣等每奉清問語及儒教未甞不以六經為首邇来文風丕變實由

陛下化之上因命兩制各上策問擇而問焉絳竦所對入第四次等擢絳為右正言竦為光禄寺丞竦徳安人

承皓子也

甲戌以户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為兵部員外郎著作郎直史館王曽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皆為右正言知制誥先是上謂宰臣曰李維王曽孫僅文行可稱並宜召試翌日覽所試曰曽頗得詔誥之體而書翰兼美是其精勤不怠也因並命焉

丁丑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内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事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時中書命祕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士元監内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宜敕各下遂有此詔楊士元未見

甲申上閱開封府囚簿有囚累月械繫案下法寺而未報者數人指示王旦等曰此何故旦對曰法官於刑名間有所詰難故也然臣嘗領審刑見案牘稽滯或踰旬日蓋法官考限將滿則妄生詰難延日俟替以避斷奏

上曰但處法平允何須顧避乃詔主判官常加約束無使復然

丙戌延州部署司言得趙德明牒稱保安軍修葺驛舍邊民疑懼不安願罷其事從之　詔三班使臣頗有負材能者朝廷雖加旌擢恐未周悉宜令吏部尚書張齊賢以下三十人各保舉供奉官侍禁殿直有謀畧武勇知邊事者二人當議優加進用

庚寅上與輔臣談五代事因曰馮道歷事四朝十帝依

阿順旨以避患難為臣如此不可以訓也

遣使詣御史臺三司開封府殿前侍衛司編類繫囚壬辰上御崇政殿慮問多所原減　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言請令有司詳定考校進士詩賦雜文程式付禮部貢院遵行又請許流内選人應宏詞拔萃科明經人投狀自薦策試經義以勸儒學詔貢院考較程式宜令彭年與待制戚綸直史館崔遵度姜嶼議定餘令彭年各具條制以聞

癸巳詔先是中書樞密院三司奏事得旨即日覆奏惟開封府得旨或即付外施行刑名決遣處未詳審自今如三司例

甲午詔以封疆罷警宜息轉輸應河東陝西諸州軍今年夏秋稅並止送本所

六月丙申中書門下樞密院上言伏覩近詔宰執近臣咸令旌别淑慝其如中書樞密院接待賓客屢經條約未得允當蓋樞機之任誠務謹嚴而政事之間亦資詢

訪若早暮接納庶機務因兹滯留如或延見艱難亦利害無由啟露又分廳言事或有異同將狥至公頗傾永式欲請自令外任得替到闕及在京掌事官有公事許已前至中書樞密院聚廳相見其事關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因公事不許到廳詔從之

己亥鄭州言滎水暴漲漂滎陽縣居民四十二戶有溺死者詔給其家廩粟委長吏存卹之

乙巳以盛暑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第賜緡錢

丙午詔淮南轉運司揚州民採荻柴官中依例十税其二自令除之

丁未蒲端國王遣使來貢　令翰林侍讀侍講樞密直學士各舉常參官一人充御史

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言事昨右正言陳彭年請條制貢部復宏詞科采經術士侍御史賈翔使還奏宿州買綾擾民此皆可行中書宜置籍記之自彭年翔為始仍具案覆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

聞若有改轉即不俟歲終錄奏賈翔未見

己酉賈翔言國子博士通判台州龔綬治家無狀不能制悍妻準敕斷離取笑朝列不當親民詔從監場務

趙德明遣使貢馬百五十疋助修皇后園陵

邠寧環慶都部署周瑩言准詔遣神勇戍卒還營緣本道兵數非多不敢奉詔上曰西邊難得芻糧每歲役民輸運今兹罷警理當并減瑩庸懦不曉事乃復固執無心息民亦可知矣辛亥徙瑩知澶州命西上閤門使曹

瑋代瑩為邠寧環慶都鈐轄兼知邠州瑋除邠州實録在癸丑今依本傳并入此　三班院以幽州歸明三班奉職張希正為賓州監押上曰南北風土異宜此行必非所樂可改任荆湖北路州軍　詔諸州牙校嵗滿者例補三班借職自今藩鎮特補奉職

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鶉火既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按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歴千百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癸丑以樞密直學士戸部員外郎劉綜知并州同管勾并代兵馬事初上謂馮拯等曰太原地控北門今邉境雖安亦要大臣鎮撫如張齊賢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甞歴樞近受命之後或有固辭又須改易宜召至中書詢問顧則受之及召齊賢問之對曰并州重鎮并領鴈門兵馬朝廷腹心之寄也但前知荆南青社皆是内地尚為近臣所譏欲置於曠散今若守邉鎮領武事安敢自保無過耶然報國之心死而後已異時有急難之地

敢不盡力復召仲舒問之對曰藩方重鎮非敢有辭但任尚書班已十年又晚有嗣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端揆許挈家而往賜以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拯等以聞上曰齊賢言為人所譏斯過矣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乃命綜馬上又謂拯曰齊賢仲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沉滯下位及令舉官不即應詔洎迫之亦後於衆人豈不畏言行之戾耶　并代都部署昭德節度使葛霸昏耄不治詔徙霸耀州以鄜延路副部署石普為

并代副部署詔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雷有終例
請歲給五千緡樞密院言有終初無此例普又言李漢
超在河朔時歲給動以萬計今并代屯兵多不足以備
犒設上不納　詔鎮趙等州民田近所增稅悉除之先
是轉運司遣官按視逐年田畝第增稅賦上慮其擾民
故罷焉
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謚命宗正卿
告廟王欽若疑其事因對具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憲

之謚太尉率百官告廟孝明之謚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孝明為比上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雄州安肅廣信軍人饑戊午詔河北轉運司減價糶米萬斛以濟之　鄧州及南劒州言水災並遣使存撫

己未上覽銀臺司進諸州奏狀見西京南山採造務役卒日有逃亡謂王欽若等曰此輩或力役太煩或衣食不給可速遣使馳傳察其事實

庚申知樞密院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

賀詔付史館案紀志五星並無聚東井事不知欽若何據或即壬子司天所奏乎當考

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詠瘍生於腦傾妨巾櫛求知潁州上以詠公直有時望再任益州著聲績不當莅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使自擇詠辭不就又問金陵詠欣然請行辛酉以詠知昇州

詔京城四郊田園曠土許貧民耕種

知延州向敏中言先是夏州民劉嚴等二千餘人來歸詔以延川縣曠土給之今各有蓄積而所居當綏州要路向者德明部族入寇多

為所禽戮實鄜延之捍蔽也德明近屢移牒求嚴等復
還若遣往必罹塗炭而嚴等亦願輸租賦隸延川縣籍
上曰邊防優卹此輩比調兵遣戍即費省而功倍也詔
從其請租賦止輸三之一是月從敏中知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司事嘗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
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
婦人并一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
納而彊求宿宿而主人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詣

縣矣遂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茅草間忽墜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上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難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彼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遊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

獲刼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為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向敏中徙河南乃癸丑日令附于此　詔臣僚上章如係機宜刑獄急速公事並令實封以聞　是月併東西八作司街道司為一司天聖元年五月復分為二司